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三

郝敬解

子路第十三○聖門仁莫如顏淵勇莫如子路故相次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並去)之請益曰無倦

先謂躬行倡率勞謂從容慰藉勇者不難于先而或不恤人之勞振其惰又恤其勤則民行事敏且勸矣子路請益即如斯而已乎之意夫子以無倦益之者即無倦于先勞益之以不益也益之以不益者節其銳也勇者銳進難于持久能有常即是大益志氣中

和方能有常無忘無助自然可大可久此天地易簡之至德不但先勞耳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春秋時諸侯世官士如欲仕必始于大夫之家故聖門諸賢多爲家宰而爲季氏之宰則志士所不屑也三桓無君季氏爲甚子路以伉直而遇愬冉有黨惡而夫子攻之仲弓顏閔之亞也顏子陋巷不仕閔子辭費仲弓奈何甘爲季氏宰以恭默之資北面事權臣夫子嘗以南面諷之以犂牛子慰之而雍皆不悟

至是以政問夫國曰政家曰事書云是亦為政故夫
子即家政告之亦以諷戒之也朝廷邦國用人行政
則先公卿大夫家政則先有司有司即家臣也禮家
不具官而事各有司存故得人為先權門羣小蟻附
雖不盡賢苟無大故勿動以細眚而起大獄致煩司
寇動朝廷驚邦國此有家之體也諸侯且無專殺而
況大夫乎自世官用而側陋者不得升豈無賢才況
淪為管庫私人者有則當為薦揚未可因世祿世官
藐視臣僕內無人也聖言及此即前日言犂牛子之
意人其舍諸即山川其舍諸之意非獨謂宰可舉而

大夫不當舉亦非謂雖自舉而不欲他人舉也蓋世卿妨賢為世大患季氏專魯媢嫉尤甚如有王者作選舉不行世官不革天下不可理也故舉賢才者天下之公道見賢必舉者天下之公心仲弓必欲自知自舉豈惟器宇不宏識見不達并季氏之不可臣世官之不可行皆未之諭也又何怪乎以南面之慶而俛首事權奸乎

冉有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反為聚斂故有司不可不擇也子路已墮三都遇公伯寮之愬而去故小過不可不赦也魯多君子卒無救于衰亂故賢才

不可不舉也。是時魯事已盡歸季氏，而挽回之術，惟家臣有賢者，寛假而信用之，聽其招賢納士，或可以有爲。苟惡成不可挽，示仲弓以不可則止之意而已。

○春秋無王。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故當世家宰皆稱大夫，與公臣等。如魯孟獻子之喪，歸四布，有司徒旅。叔孫助季氏攻昭公，有司馬鬷戾。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司徒、司馬、士師，皆公臣也，并設于私家。故季子然以家臣比大臣。曾是有司而可謂大臣乎。二十篇中言有司者三，其告子張爲政，以有司爲四惡之一。曾子告孟敬子君子之道，以有司爲

籩豆之事。此季氏之有司尤可知矣。故夫子為仲弓首及之。即告季子然具臣之意。蓋春秋政在大夫。皆家臣主謀。如國之有執政。而世卿妨賢。士多聚于私門。固材之藪。亦奸之林也。魯之亂屢矣。前以家臣南蒯。後以家臣陽虎侯犯。昭公之見逐也。以家臣鬷戾。叔孫豹之死也。以家臣豎牛。季桓子之囚也。以家臣陽虎。衛輒父子之相攻也。以家臣渾良夫。其孟縶之死于賊也。以家臣宗魯。晉欒氏之亡也。以家臣州賓。祁氏羊舌氏之滅也。以殺家臣祁勝。而康子方議殺無道。故夫子言有司宜擇。小過宜赦也。顧其人往往

有賢者出于其間如晉趙武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趙氏之陳嬰公孫杵臼董安于范氏之王生張柳朔魏舒之辛賈閻沒女寬魯季孫之疋常此輩若遇明主皆可試用況仲弓以德行之士可無自重之養乎

夫子所以惓惓致戒而難于續言之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衛輒父子爭國。便是名不正。言不順。何必聖人為政。雖尋常識禮者。欲仕衛。必先調停其父子。得所始成國事。曰必者。決然之辭。曰乎者。有是心而憂其不能用也。子路不識正名之意。將謂如後儒所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改立子郢之說。故以為迂。夫子以麤野責之。非但責子路。恐天下萬世以正名為迂。其害不可勝言矣。乃歷數之。不獨衛事耳。名失其實。則稱謂反常。而言不順。言出不順理。則行出豈成事。由是錯亂無等。暴厲不和。何以作禮樂。顛倒乖戾。何以用刑

罰則民不聊生而亂亡至矣今衛國父不謂之父子不謂之子是何話言父子相拒如讐敵是何事體如此悖逆是何節文如此兇暴是何聲容父伐子子攻父是何刑罰綱紀弛名分乖人人自危何以措手足稽其敝雖有序究其實一名不正耳故君子欲為政禮樂刑罰必先正名名必求可言務使名正而言順也言必求可行務使成事而為禮樂刑政安民之本也君子以言稱名豈肯苟焉已乎蓋正名而必歸諸言者名出諸口者也顧名則必思義而責其實不肯苟言豈敢苟行一則名言父一則名言子講得此名

與確豈有提兵相殺之事而已矣者決辭急先務之意

儒者固執不通視聖人過刻所以有子路一種疑心有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一種議論衛君請夫子爲政夫子先告天子方伯先廢衛君如此舉事何但子路以爲迂乎儒者又謂夫子必教輒迎養其父勸蒯聵以國予子如此可行何待後世猜作話柄人之無良其心已死聖人與居豈能化而入夫子已知正之不得而禍將至矣所以待子爲政而卒不仕也子路此問在蒯聵入戚輒拒父之時輒欲夫子仕已故夫子

爲此說時輒立已十二年子路謂適孫當繼祖以聖言爲迂未幾孔悝陰謀蒯聵入而輒出奔子路竟以死然後知聖言非迂世儒揣摩聖人行事則迂矣父父子子千古名分昭如日星夫子所以處衛事者雖未見而名在卽是正何待卜諸行事天道風雨露雷不同歸于造物聖人行止去就不同歸于覺世曾君臣之亂聖人未嘗不欲救而不合則去救之以不救也衛父子之亂未嘗不欲正而不可則止正之以不正也聖人無可無不可惟其用行舍藏知幾如神而世儒必欲徵其事責其必濟所以不達時變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欲救季氏必先有司得賢者爲腹心開導反正庶魯之君臣安欲救衛亂必先正名勸諭使顧名思義翻然改行庶衛之父子定時勢事理明白可見者止此子路先仕季氏幾不免于讒逐去仕衛復罹禍皆以强直自用不能闕疑至此此記者相承之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補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講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章見聖賢學術帝王經綸孟子闢并耕淵源於此

樊遲學稼圃卽詩人稼穡維寶之意種五穀曰稼種果蓏倮蔬菜曰圃周禮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漢志農家之書百十有四篇秦焚書所不去者醫卜與種植之書古有是學而樊遲因夫子道不行惑于沮溺丈人之譏故請躬耕自食云爾天生君子民物付託而自局爲農圃將流爲墨翟之織屨許行之并耕佛老之平等世教何賴焉夫子自言吾不如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道不同不相爲謀也不如猶言不同小人細民須樊遲

名農圃蠢野不知禮討利不知義耕也餒在其中豊歉難測不必信三者反小人而爲康濟之大道也小道致遠孔泥大道達諸天下三好不言仁仁主縱固則無別禮義信主方嚴則小大攸分方嚴者難爲好大人以此宰制天下其精神全在好自處敬則民安敢不敬自己作事不宜安望民服自先不信民誰肯輸情凡出乎身加乎民無一念一事非禮義信之流行則德盛化神人心嚮附矣昔晉重耳譎而不正尊稱其以大蒐示禮以定襄王示義以伐原示信假之之事正與好相反襁負謂以布一幅約小兒于背負

子見其用情惟悅服故父子同來焉用稼即孟子云百畝之不易為憂者農夫也圃亦可知矣或曰民生之本莫重于農詩書諄諄言農民事不可緩大人勤勞天下之心非必身親其事也故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稼非不用而自有用稼之人也或問三好先禮何也禮有品節君子小人所以分帝王綱紀天下惟禮人生視聽言動亦惟禮無禮則怠惰放肆故化民成俗莫如禮克己為仁莫如禮禮嚴敬之物非學而不厭者不能好以夫子之聖而學禮問禮孜孜不倦其設教以禮為本二十篇于禮數數然也必

俟樊遲出而後言。何也。聖人曉人每于去後南宮适伯玉使者。皆俟其出而稱之樊遲宰我。皆俟其出而非之從容不迫故人深有味于去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三詩十五國風驗邦國之盛衰二雅陳朝廷之得失。三頌美前王之功德而其辭旨皆溫厚和平可為立言應對之法誦記誦也諷誦與學異誦記而學習也善誦有得授之以政必能援古通今識導民之方奉使將命。必能從容風議有應對之才專獨也使有正有

介正使不能對則介助之專對不須介也凡辭氣和平乃能動人學詩不能政事又不能言語雖多何用可知學詩之要矣體詩人諷詠之性情以立言則爲長者體詩人美刺之旨以行政則爲循吏此聖人教人學詩明法後儒專以聲樂言詩采華忘實矣

不達則不獨政事耳凡詩意微婉深厚學者告往知來始可言詩以辭害志則拘而不通所以學詩尤貴達也專對如春秋傳諸大夫聘饗賦詩相酬答之類晉韓起使鄭七子賦詩見志吳季札聘魯觀樂論詩皆能專對者也齊慶封奔魯叔孫豹賦相鼠茅鴟刺

不敬而封皆不知此不能對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有國有家者令民而民不行何以爲政然其本不在

令在身身正則人自正身不正欲人正何可得此其

機莫知所以然而然蓋言淸行濁精神自不貫父子

妻孥閒且不孚而況居人上億兆所觀望責備甚周

尤不可不愼也不從不從其正也縱使華亩不能格

心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後衞康叔後皆文王子本兄弟之國政事亦

伯仲之間其始也魯尊尊而親親衛明德而愼罰立
國同也其盛也魯多君子衛亦多君子其衰也魯敝
笱壞防衛鶉鵲無良其亂也魯君臣不睦哀公孫邾
衛父子不睦出公奔魯其亡也二國亦獨後于諸姬
始終治亂興亡皆相似聖言若燭照矣

衛姬姓侯爵周武王同母少弟先食邑于康曰康叔
成王時晉位爲大司寇益封以殷墟三監故地是爲
衛伯周公述武王之意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告之今
河南衛輝府等地是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居猶處也家無蓄聚則俯仰無資而禮義不興故居室未可盡廢也但營求多則塵累重而道心損如公子荊隨時知足又何累焉有謂有財三曰皆心口自語也三矣知足之辭合稱意也偶曰合不偶曰數奇或曰聚也美盛麗也都亦謂之美以繁華名也始有未必合也少多于始未必完也富多于少未必美也完已滿足美尤望外所以知止為善居室也豈若世人黷貨無厭粟紅貫朽者之為乎

公子荊衛大夫字南楚左傳昭公二十年齊豹之亂

南楚爲衛侯驂乘以身禦矢而免君於難魯襄公二十九年吳札來聘適衛見蘧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僕御車也庶民衆也聖人萬物一體見衛民有無窮之思他人見之庶與不庶與己何預此仁不仁之分也加增益也富之厚其生也教之正其德也皆本庶言因衛民發此不專主衛下四章有次第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章主用我者論朞月謂周一年之月朞者復其時也而已可者兆足以行之意古用人三年考績黜陟幽明有成言能不負所用也聖言婉遜非直任之也聖人作用不可測然所望于用我者非尋常一官之任仕魯攝相三月羔豚不飾男女別路耕者讓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敵[illegible]及侵地是又不待朞月三年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知聖人深矣苟誠也用之專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者人心愷悌慈愛之良與殘殺相反是言古有是

言也此章之意非論功効善爲治安之本五霸紛爭世道殘殺之秋夫子思善人難得凶殘難化刑殺難除其必有醇厚之主陶鎔百年然後可化凶暴而刑殺可不用顧世主有賢不肖安得皆善人命運有脩短安得至百年則殘何時勝殺何時去太平之願何時得遂然世主苟有不嗜殺人者欲善而民善矣此聖人言外屬望之意前告康子以善易殺此以善去殺皆容保無疆之思自謂三年有成則刑殺亦未能盡去也古惟堯舜二聖相承壽考在位百餘年不登善人然四凶必誅五刑不廢故禹曰知人安民惟帝

其難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雖舜未免放驩兜遷有苗況其下乎亦可以者未必然之辭百年善政世間難有之時勝殘去殺世間難見之功所以惻然動念也朱子以漢文景當之何容易乎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仁是一團元和之氣在人心公溥無一毫己私曰仁在宇宙平康無一處偏枯曰仁但有一家一夫不得所即是偏枯如四體有一臂一指血脉不周流即是痿痺惟唐虞之際時雍協和為庶幾雖夫子三年有

成未逐勝殘去殺亦不言仁必世後仁甚言難也在善人須百年就使聖王必世而後可父子相繼曰世百年之善人繼體守成者也必世之王者革代造命者也湯之王也太甲而後仁武之王也成康而後仁○說文王一貫三也天地人爲三惟王者通爲一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前言不令而行君道也此言從政卿大夫從君爲政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孟子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茍誠也言非色莊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預聞之

魯公室衰政逮于大夫冉子爲季氏宰無能改于其德如旅泰山伐顓臾用田賦之類皆與謀夫子因其退朝晚詰之冉子以有政對夫政則誠政矣然政本公也胡得在私家胡獨陪臣得聞是必大夫家事而後可若公政懸諸象魏頒諸邦國君主之諸大夫國人共承之如周禮六官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乃施典于邦國是國人皆得聞也況告老之大夫乎以用也夫子

時雖不用所謂召彼故老詢于黃髮如哀公十三年
用田賦康子使冉有訪于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
行是猶與聞也今不得聞豈私事欲密故不與諸大
夫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朝乎微其辭以警之
也
退朝退季氏之私朝也古者公著通謂朝公父文伯
母謂康子曰外朝子將脩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
氏之家政是也亦猶禮服通謂朝服子見父母通謂
朝見云爾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庸君輕譚理亂聖人發格心之論興邦喪邦決諸一
言未為非但不圖諸心而卜諸言語何益幾猶介也
微也安危所繫甚微卽易云知幾也言語雖為樞機
然非取必于言語而取必于君心憂勤者興之幾也
恣縱者喪之幾也憂勤莫如知難恣縱莫如樂不違

爲君難是一言也心知其難戒兢以圖存是爲興之幾則邦以爲君難之一言興矣雖言莫違是一言也心樂其莫違好讒害佞是爲喪幾則邦以莫予違之一言喪矣以此論興喪乃爲知幾豈徒在言語乎善莫違者明良之都俞也不善莫違者小人之逢迎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楚地廣遠故教以悅近而來遠但舉其效者人情之向背由于政教之得失也哀公初年夫子數往來陳蔡間是時楚昭王怨蔡人導吳入楚數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爲政于天下自

近始諷以恤小字鄰之仁也遠來猶孟子云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朝之意夫子自女樂去魯歷曹衛宋陳蔡諸國舍齊晉秦南遊於楚徘徊陳蔡者數年意常在楚也檀弓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即遠來之意後儒誣楚爲夷狄謂春秋擯楚諱而不言使聖人之意千載不白悲夫詳見

春秋

子夏爲莒父甫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人心量最宜從容寬廣聖學惟不倦自日新富有王

道惟悠久自博厚高明躐等躁進則襲取旦夕枝梧小補而已欲遂見小二者病相因欲速則必見小天地所以大惟漸而恒也道書云天地之道浸無欲速也欲速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俗云疾走多顛躓信步到長途見小者爲利則枉尋直尺躭細娛而亂大謀善無小而可遺苟救一民一物聖賢未嘗不爲但見此爲利則所就卑矣計利未有不見小者惟道無大小宰一邑與宰天下等所以武城弦歌聞之而喜與仲弓言獨不然者病其爲季氏宰耳

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公邑也今

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己姓子爵少皞之後武王封于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爲齊併莒因以其地爲莒父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今青州府莒州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黨猶里也直躬即事爲名猶長沮桀溺闕黨達巷之類證父攘羊雖父子不相隱所謂直而無禮則絞者也葉公但拘無隱論直夫子謂父子相隱者非必拘

事但即葉公所言折諸天理人情形迹之外亦非究以隱爲直也理自圓融故曰在中世上無規矩名法則亂泥規矩名法亦是亂規矩名法所以閑守人而狡僞者借以行其私聖學惟致知誠意勿欺此心即是直故簡見知迹聖人不以知知爲知而以知不知爲知無隱直也聖人不以證父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直是謂天則致知誠意非規矩名法所及公私誠僞之介甚微眇聖人所以無可無不可謂之權也不然執父子相隱爲直如衛石碏不隱其子之類又未爲全非也

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夫子自言吾黨父子相隱其作春秋用此義于君父之惡諱而不言而其是非亦自不泯所以為三代之直也佛氏以冤親平等為直心遂至棄家滅倫即證父之直也秦法首匿相坐骨肉恩廢漢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

之自令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我　國家亦
有親屬相爲容隱之律仁人之意皆聖訓所留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此章論爲仁最是實地人心放逸便不仁心苟常存
至造次顛沛必於是何不仁之有居處不論有事無
事與人接未接身範常端莊執事不問大事小事一
切不敢怠慢與人不論何等皆推赤相與三者異名
其實一心心之用無過三者故承之以夷狄不可棄
言不可須臾離也此章與曾子所貫乎道者三同功

不離日用酬酢心境如一即中庸顯微無閒之道後儒專向性命揣摩語上遺下語內遺外言之愈精失之愈遠知行所以分事理破析費隱不涉禪宗而已

矣通此一章論語宗範可知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士未仕曰士已仕為公卿大夫亦曰士子貢問士夫

子以士之致用者告之首言行己士之根本使四方不辱君命士之才猷二者尋常學問非聖賢極則當時士風大壞故首節槩而才猷通達子貢所長聖意所重可知也子貢知行己爲重再問三問漸卑聖言漸反末後問兵食與信之意推至言行信果益見行己爲重而後問及于當時士大夫明知其行己無恥也有恥即是羞惡之心人道之本使命之才從此運不先有恥安能仗義砥節伸國家之氣增本朝之光以稱不辱乎孝弟二者正行己邊事但少致用之才信果二者亦行己邊事但已鄉曲之譽雖有等而皆

士之篤實有守者也。信果非不善。其病在必。而不論當否。硜硜堅確意。硜硜之小人與滑稽無恥之小人殊。巢許輩皆在內。執節不弘。對大人而爲小也。抑亦可以爲次。甚言無守之不可。寧拘拘謹守。猶無忝于名教。決不可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也。今之從政者。謂春秋時士大夫騁材技而薄行檢。尚功利而左道德。行已有玷。鋪張虛憍爲高。雖才如管仲。未免器小。子產惠人。而不知爲政。亦無逃於斗筲之誚矣。況傭鄙夫。如魯三家。晉六卿輩乎。是以士惟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于天地之間。乃爲不可及。故行已先焉。噫

心不平聲斗量名筲飯筥言承載少也算數也
不在士之數士以立行為大
聖人語道徹上下至卑而高有恥不辱非其至者而
一降再降猶為信果硜硜小人品斯下矣而春秋從
政者小人猶据其上豈易少之斗筲之人指當時霸
佐功利諸臣若夫亂臣賊子如魯季孫輩不待教而
誅者也所謂何足算不在此尋繹聖言斟酌淺深中
庸矩範居然可見
古人有宗法宗尊也宗子為先祖繼體主宗廟族人
所尊明有統也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家有

五宗大宗一小宗四天子之適世爲天子諸侯之適世爲諸侯大夫以下皆世世以適相繼是爲大宗合族人共宗之者也天子之庶子別降爲諸侯諸侯之庶子別降爲大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各以其始別者爲始祖諸侯始祖卽天子之庶子始封諸侯者也大夫之始祖卽諸侯之庶子始爲大夫者也其始祖廟百世不遷其適子適孫百世相繼皆爲大宗再世以下庶子之適子又各繼其父是爲小宗自始祖五傳而爲小宗者四同父兄弟之適繼父之小宗也親兄弟宗之同堂兄弟之適繼祖之

小宗也。從兄弟共宗之。再從兄弟之適繼曾祖之小宗也。再從兄弟共宗之。三從兄弟之適繼高祖之小宗也。三從兄弟共宗之。族人一身事五宗。自高以上五服盡。而主遷廟毀。下至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六世。不在五服內。不可以仍統父同高之兄弟。而遷從近者爲宗。又以父之曾爲高。而父繼曾之宗。又爲己繼高之宗。故記云。祖遷于上。宗易于下也。○族。湊也聚也。生相親。死相哀。有聚合之義。曰族。三族。即三黨。父黨。母黨。妻黨也。父黨包身。身父子各三黨。爲九族舊解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九族。父族四。父之姓爲

一族父之女昆弟。適人有子者爲二族。身之女昆弟。適人有子者爲三族。身之女子。適人有子者爲四族。母族有三。母之父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昆弟子爲三族。妻族有二。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共爲九族。要之父黨盡該同姓。凡異姓皆母黨妻黨也。凡黨皆自身爲上下。世遞相承。三三爲九。理甚明確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美質有三等。中行上也。次狂。次狷。中行者。器宇恢弘

志行清潔亦無異于狂狷。而其黃中通理美[illegible]。[illegible]象中和。若顏子是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何恢弘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清潔也。不遷不二。若無若虛。又何通理而美暢也。與之。謂與之入道也。狂者器宇高曠。識趣豁達。將來容受得大。狷者揮霍雖不及狂。而清操不受點染。將來挾持得定。夫子所以思之。與上章言恥孝弟信果。下章恒德。皆敦本重行。故記者類記之。孟子語萬章。正釋此意。云狂者其志嘐嘐然。行不掩言。狷者不屑不潔。皆天真透露。所以異于鄉原。世無中行士。不如此等天全眞質。爲德之本也。孟子

因萬章問狂士故不及猖其實狂未嘗不猖志氣高明者自然不屑不潔而猖則容有不狂者踽踽涼涼自少恢廓便包謹厚在內朱註另添一種謹厚人在猖下瑣矣大抵良心一也見于行已爲有恥見于人倫爲孝弟見于言行爲信果其志曠達爲狂其守謹飭爲猖其心眞常爲恒凡此皆德之基也反孝弟信果爲無恥反狂猖爲鄉原反有恒爲機變皆德之賊也此記者相承之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無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南國之人恒者眞常之心即書所謂恒性孟子所謂恒心人人有之至死不變曰恒著一毫機變即不恒如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是恒變爲納交要譽便不恒呼蹴之食死而不屑是恒變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即不恒透底眞心是恒但有夾雜内外久暫不一即不恒不恒則展轉牿亡百僞千邪乃禽乃獸無所用恥矣雖小技薄藝必精神聚會然後術業攻精神不聚浮來浪去雖作巫醫亦未可巫交鬼神醫寄生死豈虚誕可作此尚不可作安望致遠士君子將爲聖爲賢至于不可作巫醫羞何如之故易恒

卦爻辭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承猶奉也人欲知恒
之免羞但向日用起心動念應事接物脉脉觀省眞
性發見存亡操舍之介便知吉凶悔吝之幾則德恒
而羞可免矣今行不著習不察昏迷放佚何能免羞
乎占非揲蓍耳易無典要變通在時萬感萬應何事
無占悟此一占卽知大易朱子解易但執筮策故于
此占云未詳
南方俗尚鬼多藥草人習爲巫醫巫祈禱醫療病皆
執技爲人役之事猶孟子言弓人矢人巫人匠人也
人役事非一爻鬼神託生死尤須眞常變詐則人賤

惡之故曰或承之羞承猶受也羞辱也或者疑然之
辭即占意極數知來謂占欲知取辱與否向念頭自
占念慮眞常則事必當可即是獲福之基念慮虛假
則動必招悔即是取凶之道恒與不恒榮辱之主也
不恒取羞豈非以不占之故與此章蓋示人羞惡之
良自養其尊貴之體孟子謂人皆有羞惡即是恒心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即是承羞放其心而不知
求即是不占苟日用隨處體驗勿失羞惡之恒心則
光明正直俯仰無疚何致爲人役而取羞乎念慮隱
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故曰占占隱度也易道微顯

闡幽而已者也

易以咸恒首下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爻辭解見周易易不主卜筮卜筮聖人所以寓易之變接鬼神之靈小數耳窮宇宙人物變態只是一幅易卦圖象神幾默運在人心易有大極人心是也人心死則天地萬物隱而易不可見故自進退存亡以至喘息呼吸無不有易可占人心昏迷不知幾是為不占朱子以卜筮為易本義豈其然乎

按禮記緇衣篇子云南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

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也按
記言與此小異而註疏附合卜筮解疑夫子所引定
周以前語遂謂爲殷人耳其實無據○周禮司巫掌
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𡚁則
帥巫而造巫恒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
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國語男曰覡女
曰巫○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使其屬分治之歲終稽其醫
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
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其屬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

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諸瘍之祝藥劀刮殺之齊有獸醫掌療獸病○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卽羣而不黨之意君子溫恭樂易與物無忤而澀滑自分非含糊苟同也小人阿附一味雷同而中懷戈矛見利則爭焉能和二者相似而實不侔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按夫子所言和同與此異晏子言和主于不同君子所謂和不論同不同論其理理同都俞和也理不同吁咈亦和也所以為君子必主不同為和亦一偏之論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

鄉人鄉鄉里之常人士君子名實自鄉曲始以鄉人近而見聞眞也然鄉人多庸鄙習儔伍而駭高明其識本無足據而士生長其間狎而見輕雖賢智卒難表見其恩怨難調好惡多偏故子貢鄙夷鄉人將以所共好者信其爲君子而鄉人未必皆君子也其好固不可信欲以所共惡者信其爲君子然鄉人亦未必盡小人也其惡又豈盡可非乎子貢所取常在惡夫子皆以爲未可也鄉人有善者焉亦有不善者焉一鄉皆好不如鄉之善人好一鄉皆惡不如鄉之不善

人惡善人之所好者必善人也不善人之所惡者必非不善人也兩者相參而人之賢可知就子貢所問斟酌非謂君子必見好于善人又必見惡于不善人也善人好固其常不善人不惡尤見盛德之至陽貨不善何嘗惡夫子晏嬰子西賢者何嘗好夫子亦未可執一論也蓋子貢文章英華瑚璉之器與鄉人趣向自不相入若夫子在朝廷宗廟便便在鄉黨恂恂所以爲聖人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悅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常人易事者多易悅難悅者必難事蓋人或平易其中未必無欲或耿介其量未必有容惟君子寬大之度人事之甚易而悅之以所欲則難亦惟悅難耳及其使人又不然因材量力不强人以不能乃所爲易事也小人躁厲之氣人事之甚難苟投以所欲悅之則易亦惟悅易耳及其使人又不然求全責備無一當意者乃所爲難事也君子無我好人之善而不忮忘人之有而不求故器使而悅之難小人惟知有我嫉賢妒能貪財多慾故求備而悅之易難悅亦未佳

佳處在不以道不悅故見難其實君子之心無時不悅也易悅亦非惡惡處在不以道亦悅故見易其實小人之心無時不憂也兩項一直說下君子從易中看出難又從難中看出易小人反是君子始終見易小人始終見難非以下句推原上句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因上言君子小人類記之泰者俯仰無愧心廣體胖驕者輕世傲物志得意滿二者跡相彷而實不侔泰甚卓絕苟心氣未調和則躁戾而不泰事理未通融則生疎而不泰深言之如聖人從容中道方可語泰

即顏子卓立不化未離驕淺言之氣質用事即是驕德性用事即是泰驕之小人甚卑泰之君子甚高聖言徹上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學道之士通敏才辨者易悟入亦通敏才辨者難保任蓋其氣質浮華則難久其情識紛紜則易搖人情世路喜于脂韋便給大道渾淪不如璞直朴魯者有凝承之基也剛者不屈毅者持久則材力果確而利害撼之不動木者貌朴訥者言寡則神氣靜專而世塵湼之不緇雖仁未可一蹴至而方正簡默自是載

道之器苟不得上智中行與其聰明猥巧不如四者庶幾曰近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章之言記者欲以濟上章剛毅木訥之偏屢繹聖訓天下無剛愎之君子舜命夔教冑子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士君子必和順雍容方是有道之器子路麤率大類武人而問士正其所短夫士者涵泳于詩書禮樂之澤則必有溫良和粹之度所戒在浮淺須切切然情誼肫懇所戒在麤率須偲偲然意思細密

所戒在暴厲須怡怡然容貌和悅兼斯三者比禮比樂辟如益如斯有道之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謂此等氣象必流通于人己內外親疎之間出有朋友入有兄弟隨身之所接油油與偕無往非恩義之浹洽豈弟君子乃可為士矣切偲亦有怡怡之容怡怡亦有切偲之意但朋友忠告多故言切偲兄弟恩愛多故言怡怡朱子云混施則善柔賊恩非夫子教子路本旨也此章學術治教所關後世士鮮直自遂誤天下事皆為少切偲怡如之意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此因上章勇者貴切偲怡如類記之見善之可以止殺非專爲卽戎言耳人皆知折衝貴于果毅不知神武藏于慈和卽戎以善人之教所謂不殺之武也兵家權謀詭計肆爲屠戮若以善人教民使有仁讓之風採其殘暴之氣以之卽戎則三軍和集上下同心進可戰退可守禁暴而不爲暴止殺而不好殺自可無屠城坑卒之慘聖言深求非謂善戰耳釋氏以大慈爲無畏晉惠遠語桓靈寶云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襲此意天數以七爲紀古者教士七年謂小成兵卽農農卽兵故教民卽戎凡聖人言教皆仁義

禮樂也非教以軍旅之事世儒謂申韓慘覈原于老氏之柔弱亦一偏之論至仁無敵神武不殺道固然爾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教者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非教以韜畧行伍耳百姓親睦上下同心自可以犯難可以禦侮不然雖披堅執銳誰親其上死其長者民未知義以其卒予敵也非自棄之乎春秋無國不戰顧其民誰教之者

論語詳解卷十三終